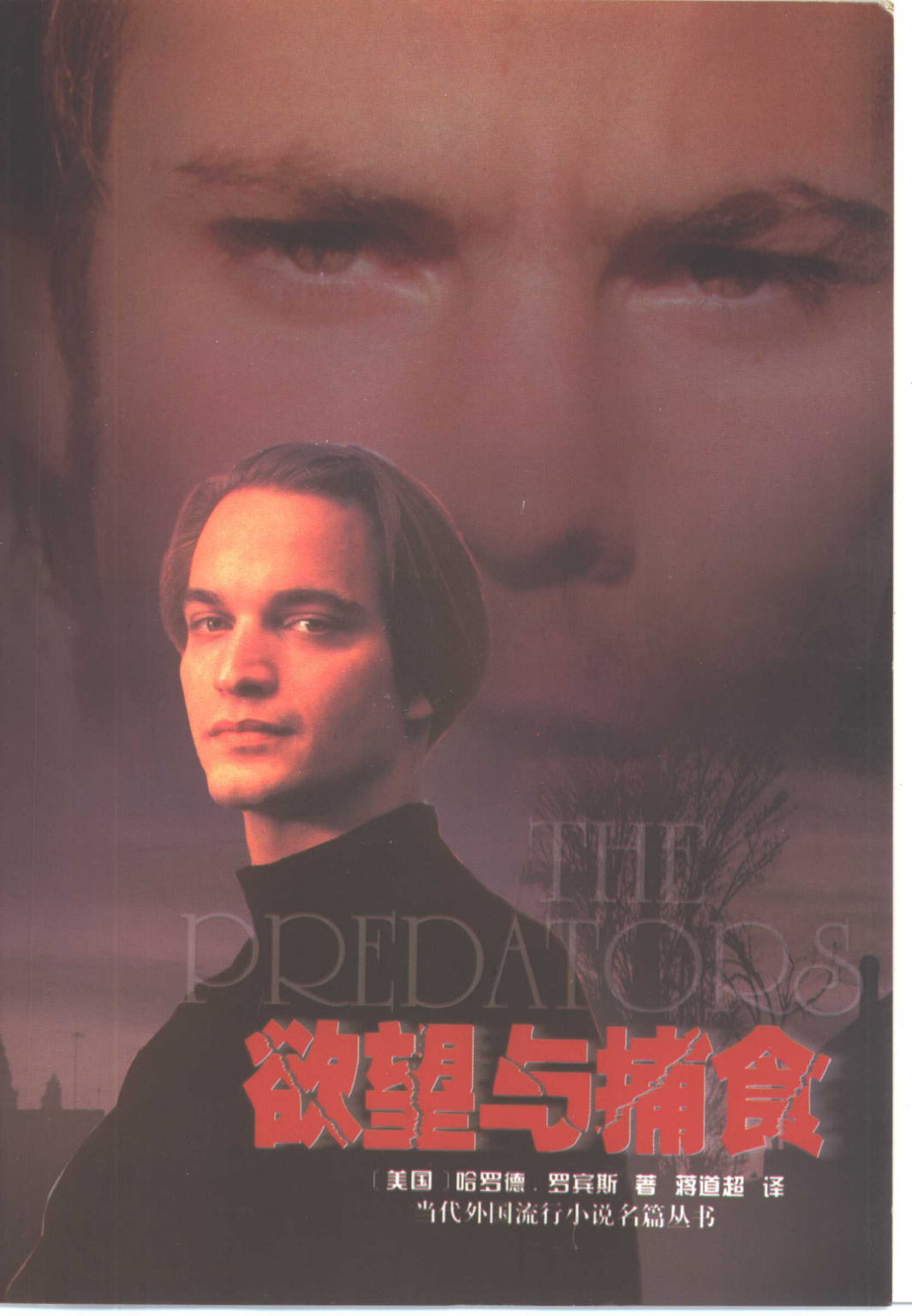




THE  
PREDATORS

**欲望与捕食**

〔美国〕哈罗德·罗宾斯 著 蒋道超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 欲望与捕食

## THE PREDATORS

[美国]哈罗德·罗宾斯 著 蒋道超 译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与捕食 / (美) 罗宾斯 (Robbins, H.) 著; 蒋道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8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he Predators  
ISBN 7-80657-123-X

I. 欲… II. ①罗… ②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656 号

Copyright © 1998 by The Estate of Harold Robbin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slyn Tar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45号

书 名 欲望与捕食  
作 者 [美国] 哈罗德·罗宾斯  
译 者 蒋道超  
责任编辑 江上鸿  
原文出版 Tom Doherty Associates, New York,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63 千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123-X/1·113  
定 价 15.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 序

哈罗德·罗宾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畅销小说作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的《投机家》的出版使他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后他更是声名鹊起。《投机家》的主人公是 JONAS·CORD, SR。他痴迷飞机制造、拍摄电影和女人。故事主要围绕他偷娶自己儿子将要与之结婚的女人而展开的。二十年后, JONAS·JR 后悔他没有和善于操纵别人而严酷无情的父亲交换过爱的话语。他相信如果自己有了儿子, 他会做得好些。《投机家》的姊妹篇《劫掠者》接着讲述 JONAS·JR 的故事。小说开篇已是五十年代初期。当时, 他正在潜逃, 躲避联邦调查局的追踪。他一开始躲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顶层公寓, 后来逃到墨西哥城。这些插曲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决定投资赌场生意。在拜访了旧情人后, 他发现自己终于有了儿子。JONAS 第三有墨西哥和美国双重国籍, 是个战斗英雄,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不久, 这两个极端自我主义者就竞相控制 CORD 帝国和形形色色的绚丽多彩的女人。

《欲望与捕食》是哈罗德·罗宾斯的又一力作。读他的这部小说就像读他的其它小说一样, 主要是为了娱乐。如果在节假日、周末有空娱乐自己、享受自己, 那么, 这时, 拿起他的《欲望与捕食》, 您便会沉浸在一种强烈的、无法抗拒的情感之中, 忘记周围的社会、烦恼。因为在这部小说里, 他所刻画的世界是一个生意、

名望、财富和性的世界。初读起来，您会觉得轻松流畅，但不久又会惊心动魄。您会有这种感觉，一方面是因为书中揭示的几个成功的捕食者——发横财的富商——其心理是那么阴暗，手段是那么卑劣！另一方面是作者还揭示了这些人除了对金钱的捕食之外，对性的“捕食”也是疯狂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因而此书里关于性的赤裸裸的描写，比任何一个书里的都多、都刺激、都露骨。

《欲望与捕食》是围绕主人公杰里·库柏讲述的。他十七岁在读高中时，父母在车祸中双亡。他的姑父乘机剥夺了他所有的钱财。他的女友基蒂把他存放在她那儿的钱掠走后怀着杰里的孩子嫁给了他的姑父。杰里的姑父哈里是个做彩票赌博的兜揽人。他拥有一个生意兴隆的苏打水店面。杰里每天放学就被雇在店里卖苏打水。这使他熟悉了苏打水生意。赶上他高中毕业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杰里参军赴法国。在那儿，他被提升为军士长，负责修理毁坏了的吉普车。他因此非法在黑市上倒卖修理好的吉普车。战争结束后他得以结识了普莱斯科西尔矿泉水大老板吉恩·皮埃儿。由于杰里对纽约的苏打水生意比较熟悉，皮埃儿雇佣他将普莱斯科西尔矿泉水引入美国。但他在美国受到了以黑手党为首的反对。他甚至遭到了枪击，几经沉浮，他终于获得了成功。

杰里被塑造为一个争强好胜的犹太小伙子。他通过努力从纽约下层阶级的环境中挣扎出来，浪迹于法国巴黎富裕社会阶层，最终在故乡商场搏杀成功，成为颇有资产的阔佬。在杰里的成长道路上，他遇见了许多女人。她们纷纷被他的强健身体及魅力倾倒而疯狂。他在部队服役期间还与一位跳脱衣舞的性饥渴女孩吉塞拉密切交往，最终同居。哈罗德在这部小说里成功地刻画了人的贪婪、欲望和盲目的雄心。

对上层商人的鞭挞，可以说是这部小说一个明显的主题。作者讽刺挖苦的重点人物之一是做彩票兜售商的哈里。首先，作者将这个玩世不恭、虚伪狠毒、不顾伦理、与黑社会狼狈为奸的丑陋

小人刻画得惟妙惟肖，穷形尽相。他表面上对妻子忠诚，但在背地里却频频出入秦楼楚馆，豢养情人，不停地玩弄和更换手下的女雇员。由于他的狡猾伪装，致使他的妻子多少年来对此都一点不知。在小说的开始，读者似乎觉得他是个可敬的长者。他不仅表现出对杰里的关怀，而且对葬礼的安排也是尽心尽力，对活人的安排似乎也通情达理，无可非议。据说为照顾杰里，才让他放学后在他的苏打水商店打工挣钱糊口。其实，他以办丧事为借口，吞没了杰里父母遗下的现金和保险收益；他以照顾亲戚的甜蜜借口让杰里为他打工，残酷地剥削杰里。其雇员巴迪说：“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哈里都非常精明。没有人能够识破他。甚至警察对他的账簿和彩票也睁一眼闭一眼。他对每个人都行贿。”胖莉塔对哈里的指责和控诉就更是一针见血：“不论需要不需要，只要他一照眼就想攫为己有”。

令人发指的是：当杰里的矿泉水生意欣欣向荣，构成了对哈里苏打水生意的威胁时，哈里竟勾结黑帮，枪击杰里，派大批打手袭击杰里的售水分部。

除了哈里外，作者还将法国商界大亨皮埃尔、他的父亲雅克、祖父莫里斯推上了审判台。作者揭露了莫里斯和雅克在二战中勾结德国人做生意，发了不义之财，批判这些大商人的为富不仁和唯利是图。作者还用较大篇幅揭露了他们在生活上的腐朽。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家庭。这是个男性同性恋的家庭。这个家庭因经营矿泉水而发迹，但他们都是男性同性恋者。根据法国法律，如果这个家庭没有男性继承人，那么所有的财产都将被没收。所以，为了财产不被没收，虽然他们不可能爱女人了，但他们还得找一个女人和她生个孩子，然后再继续过他们的同性恋生活。这初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了强调这个问题，作者将与杰里深爱着的吉塞拉从他身边推到皮埃尔身边，使她成为皮埃尔的妻子。为此，杰里痛苦不堪，吉塞拉也是身不由己。读者也会不由自主地表示同

情和遗憾。但正是通过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同性恋们的态度和思考。一方面,同性恋们似乎有自己的权利追求自己的感官享受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呢,他们又表现出对别人尤其是女性的侮辱和歧视。女人们发现他们是同性恋以后,都纷纷离开他们,而去追求自己的真正爱情生活。在描述同性恋的问题时,作者显然持矛盾心态,即既同情又批判。通过作者的视线,读者可以发现,部队是坚决反对同性恋的。当雅克要去入伍参战时,他的父亲莫里斯就说道:“不出一周你们就会被发现是同性恋。你认为军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军队开除。之后,你的社交生活就完蛋了。你就会使我们的家庭在公众眼里受辱。”从莫里斯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和军队都是不能接受同性恋这个事实的。一旦同性恋被发现就会为社会所不齿。作者在提到同性恋中的乱伦时更明确表示批评。当雅克提出要去当兵,准备把情人留下时,他的父亲莫里斯就想霸占他。雅克显得很生气。但他的父亲却微笑着说:“那有什么错,雅克?”“你毕竟要离家去打仗。我可以把他留在家里。乱伦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无与伦比的事。”这不仅让雅克气愤而且使读者惊骇。作者还描写了保罗等开设的卡巴莱里的同性恋活动。用这么多的笔墨描写同性恋,是作者对此本能地钟爱,还是有自己的另外企图?也许不同的人看法不同,但在笔者看来,他是想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对战争与金钱的看法。是它们使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正常信念和态度;是它们使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是它们使人们变得如此残酷无情;是它们使人们有家无处归;是它们使人们失去亲人。

在揭露商人的奸诈、虚伪、伦理丧失的同时,哈罗德也刻画了一些血肉丰满的下层人物,如巴迪、胖莉塔。这些下层人物虽然收入不高,地位卑微,但他们却非常重视友情、亲情。胖莉塔不仅为弟弟的生意出谋划策,而且积极寻找挽救生意的途径。在哈里夺

走了生意之后,她又伴随着弟弟到另一个地方寻求谋生和发展。杰里离开他们到部队之后,连他的姑父、情人都背离了他,而且夺走了他的钱财和生意,而胖莉塔则仍然念念不忘他对她的帮助和友谊。

下层黑人巴迪虽然常常混迹于赌场,油嘴滑舌,但他对朋友是忠诚的,对家庭是负责任的,对爱情是忠贞的,而对以哈里为代表的奸商们和权贵们则极为愤懑。在入伍之前,他就把哈里的劣迹和丑行告诉了杰里。他还和黑人社会一起对哈里施加压力。在入伍以后,他给杰里出谋划策,给他做伴,带他到城里看望他的堂兄,杰里被皮埃尔聘用在美国推销法国矿泉水后,又是巴迪鼎力相助,才使杰里在美国立住阵脚。巴迪深情地爱着他挪威籍的妻子。在退伍前,他不仅想办法将钱转移出去,而且想尽办法将妻子移民到美国和他团聚。

这篇小说的叙述方法和传统的小说叙述方法不一样。第一篇开始以杰里为叙述主线。在这一篇里,叙述从十七岁的杰里失去父母开始,接着叙述杰里如何在姑父和姑妈的帮助下继续上学,同时,为了养活自己,在姑父的苏打水商店里打一份工。叙述没有直接涉及他的学校生涯,而是聚焦在他的打工生活,特别是他与女友基蒂之间的经历。当然,他们之间的经历与其说是爱情生活还不如说是性爱生活。因为他们之间,特别是基蒂,主要是一种性的吸引,性的冲动,而非为了互相之间的牵挂和关怀而走到一起。作者对基蒂的性欲望、对权力的迷恋、金钱的崇拜刻画得可谓淋漓尽致。她能在杰里沉浸于丧失父母的痛苦中还缠着和他性交,而且还冠冕堂皇地说:“你悲伤、紧张不安,也许我可以让你放松一点,感觉好一些。”当杰里仍然拒绝她的要求后,她才道出自己的真正目的。她急于和他性交乃是因为害怕杰里住在姑父家里后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她恳求道:“别让我伤心。这也许是我们

最后一次了。”对基蒂性欲望的描写已经够令读者咋舌的了，但对她的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更是人难以预料。当杰里和读者还沉浸在她们的颠魂荡魄的情景中时，她这时已经“移情别恋”了。在得知杰里要当兵入伍，她迅速和杰里的姑父哈里勾搭上了。她不仅成了他的会计师，而且很快就和他正式结了婚。我们无法指责她嫁给了能当她爸爸的哈里，因为爱情是没有年龄的界限的。但问题是，第一，她离开杰里的速度之快是令人惊骇；其次，她和哈里结婚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性。她在杰里开玩笑时就说过，她喜欢哈里是因为“他就像我的爸爸，是个真正的阳具。”另外，她帮助杰里存的钱最后也随着她的背弃而被她吞没。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当杰里和哈里谈妥要将法国矿泉水卖给哈里时，他们最后见了面。这时，哈里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变化”。“基蒂就坐在旁边。我看看她。她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她的嘴角已布满了皱纹，使她看上去非常冷酷。她不愿意看我的眼睛。”这时的基蒂似乎有惭愧的心，或者是后悔的心。作者为何要将基蒂这样的女人刻画成这个样子呢？如果我们说作者是个痛恨女人者，那也不公平，因为他对胖莉塔、吉塞拉等的刻画却是充满了爱、同情和理解。

第二篇分别以皮埃尔和杰里为主线叙述。第二篇第一部分中，作者以皮埃尔为主线进行叙述。首先叙述他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他的父亲和祖父送往没有发生战争的加拿大读书。接着叙述他在加拿大的文化冲撞，特别是在美国的经历。他在加拿大大学的校长以利沙将他带到美国自己的家中。在去美国的路上，皮埃尔得以了解以利沙的同性恋行为，自己也因为和他的不正常关系而长大不少。然后，作者叙述了皮埃尔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的活动。重点叙述了他如何为了国家的利益要求参加法国戴高乐的部队，如何为此和父亲发生了小小的冲突。当然，也正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皮埃尔和杰里拉扯到一起。因为，在第二篇

第二部分中，作者又转过来叙述杰里如何不得不参军入伍，如何在底特律机械学校为“每一期机械排当老师”，“负责汽车修理和重新装配”，最终被提升为中士，“负责一个教研室”。当然其中又插叙他如何迷住了黑人勒罗伊的白人妻子，并和她发生了不正当性行为。而通过这个女人，他和法国开设卡巴莱的保罗接上线。第三篇叙述了杰里和巴迪一起被派往法国。在这儿，他通过保罗接触到法国军警上层领导，并和他们一起卷入了吉普车黑市生意。他为此狠狠地赚了一笔。但战后，这种非法生意被查出，所以他和女友吉塞拉一起经保罗介绍和皮埃尔联系上，终于为皮埃尔雇佣在美国推销普莱斯科西尔矿泉水。两个主人公终于在此会合。第四篇主要讲述杰里如何在美国推销普莱斯科西尔的情况。讲述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说服皮埃尔和他父亲要在美国花本钱做广告，如何在美国运用智慧和勇气对付黑手党，最终如何失去了吉塞拉，如何与哈里谈判将法国矿泉水美国分部卖给了哈里。

这样的叙述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小心的话，有可能混淆了里面的人物和事件。但这样的叙述也有其巧妙之处。首先，它可以使读者产生一种悬念。我们想急于知道杰里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我们还会猜想皮埃尔到底和杰里有什么关系。这样，我们读者便会不知不觉地参与到小说的叙述和建构中去。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要仔细辨析，而且要不断进行思考。这样的阅读不是对读者的不敬，正相反，作者尊重读者的思考权，鼓励读者积极参与，积极思维。我们似乎在和作者进行猜谜活动。我们想知道我们设想的到底是不是就是作者的策划。而作者呢，则避免让我们猜出来他的企图。这样，我们始终处于一种创造和兴奋之中。

我们知道，真正成功的作者所描写的世界必须是他所熟悉的环境。哈罗德在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正是他生活的写照。对于场景的描写显然参照了他自己的经历。例如，对戛纳电影节的描写、

对皮埃尔举办的舞会的描写,无不折射出哈罗德的生活。他在法国南部有自己豪华奢侈的游艇,频频举办过分奢侈的舞会。

哈罗德的这部小说还以其生动的对话给人留下至深印象。另外,对于动作的描写也是很突出非凡,自始至终以强烈的叙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而这些生动又来源于作者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

**蒋道超**

上千年来,普莱斯科西尔是法国阿尔卑斯地区一处喷涌不息的泉水,它一直是那样神圣和可敬,直到人类决定利用这个自然资源,把水装瓶,运到世界各地去卖钱。

突然间,普莱斯科西尔矿泉水的用途和性质发生了变化。

**谨以感激的心情将此书  
献给我至爱的妻子简**

# 第一篇

## 仅仅两分钱



我低头看看餐桌,然后凝视着我的数学家庭作业。真是让人痛苦。我对计算很拿手,但遇到代数或几何就完蛋了。我脑子并不笨,只是学习它对我毫无意义。

我抬头望了望厨房的钟,已是半夜时分。我朝窗外张望了一下,将窗子开了一条缝。屋里开始冷得令人受不了,于是我走过去将暖气打开。我没有对我父母要在大西洋城度周末多加责备,因为在海滩上玩总是惬意的事,况且他们还喜欢那儿的空气。

我关上厨房的窗子,开了收音机。盖伊·伦巴多和加拿大皇家剧团正在演唱。每晚午夜时分,收音机都播送宾夕法尼亚旅馆的节目。非常棒的音乐和舞曲。我爸爸妈妈喜欢这个节目。他们喜欢跳舞。我猜想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听着汽车里收音机播送的这个节目呢。

我看了看两万牌香烟盒,里面几乎空了。我拿出一支点上,然后开始整理数学试卷,把它放进活页夹里。这时我听到有人敲后门。我急忙捻灭香烟,把烟屁股扔出窗外。

“是谁?”我喊道。我知道不是我父母——他们有开门的钥匙。也许是基蒂,但她没有告诉我她要回来。她是下午早些时候离去的。我们出去学汉语前已经做了两次爱。另外,她不会再回来——她知道我父母今晚要回来。我听到有声音从门缝里传进来,但听不出他们在说谁。我又大声问了一次:“什么人?”

这时我听到了深沉嘶哑的回答声,“是你哈里姑父和利拉姑妈。”我走到门前拉开插销。独自一人在家时,爸爸坚持要我将插

销插上。

“请进。”我说。我没想到会是我姑妈和姑父，“爸爸妈妈还没有从大西洋城回来。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也许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了。”我看了看姑妈。她看上去像是要哭了。哈里姑父站在那儿看着我。“你们想进来坐坐吗？”我问，“他们随时都可能回来的。”

哈里姑父和利拉姑妈进了门。我随手将门关上。

“你们想喝杯咖啡吗？”

我姑妈的头顶勉强到我的胸部，她却双手抱着我将我向她怀里搂着。“我可怜的塔特尔。”她的眼泪弄湿了我的衬衫，“我可怜的塔特尔，我们该怎么办呢？”

突然，我意识到有麻烦事发生了。我从她怀里挣脱开，看了看哈里姑父，他和平时一样满脸通红。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了。

“在新泽西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你妈妈和爸爸正从大西洋城回来。”他说。

“是的，我知道。他们出车祸了吗？”我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从哈里姑父的眼神里我得到了答案。

“他们没事，对吗？”我声音颤抖，不愿意承认事实。

“车开出了公路，因为雾气很重。”他说，“州警察将他们的车从水里拖出来，但已为时太晚。”

“车门都锁上轧住了。他们出不来。”利拉姑妈说着伸手来拥抱我，眼泪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淌。

我的双腿渐渐站立不住。我伸手够着了一把椅子，重重地坐了下去。我坐在椅子上注视着利拉姑妈。哈里的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给你拿荷兰杜松子酒。我知道你年纪还小，但我想你喝点有好处。”

我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在哪儿能拿到酒。我想他自己需要喝

烈酒。

“别起来，杰里。我知道你爸爸把酒放在橱柜的什么地方。”哈里姑父说。

他拿来了两个玻璃杯和那瓶酒，将一只杯子放在我面前。  
“不，谢谢，哈里姑父。你自己喝吧，我现在不想喝。”

当哈里将酒往杯子里倒时大家都不做声。

“我现在怎么办？”我问道。

“我们有许多事要做，”哈里说，“现在已是星期一了。你们学校一开学我就打电话给学校，告诉他们说至少一周不能上学。然后，我要驾车送你到泽西城的陈尸所。你现在是户主，需要在一些文件上签字。我已经给第十七街殡仪馆的卡普兰打过电话了。一签完字，他就会派一辆柩车到陈尸所将你父母装上车。”

“哈里？”利拉姑妈想让哈里说慢一点，但他却置若罔闻。

“卡普兰的大儿子早晨将过来收拾整理一下你父母要随葬的衣服。科恩教士将主持宗教仪式。我们家在昆斯锡安山墓地有一小块地皮。还要马上给所有的亲戚打电话，让他们星期二之前到达这里。”哈里姑父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为什么要等？为什么不明天就举行仪式？”我问道。

“但亲属怎么办哪？”哈里姑父问。

“有许多亲戚我们多少年都没有见过。他们只不过把您和爸爸看成是便宜的赛马登记赌注者。让他们见鬼去吧。”我厌恶地说。

“塔特尔，不要这样……”利拉姑妈吃惊地说。

“不，利拉姑妈。”我表明了观点，“我们为什么要花费大笔的钱让他们坐着凯迪拉克车到墓地去呢？”

利拉姑妈又哭了起来，“这是出于礼节，否则他们会认为我们不尊重他们。”

“够了。”哈里姑父以他那老板态度说。他举起一只手示意利